

巴蜀汉阙分类比较研究初探

覃英练¹ 贾宇林² 彭容² 谭盼²

(1. 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2. 绵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工程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砖木结构建筑,它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现存的汉代石阙仿造的就是古代砖木结构的阙,它较完整地展现了古代砖木阙建筑的原始模样,同时在汉墓建筑、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石)上也保存有大量建制宏伟的“阙”。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将巴蜀地区的汉阙分为汉石阙和汉画像阙两大类,对巴蜀汉石阙的分类比较主要是从其功用、形制、建筑结构、雕刻画像和技法等几个角度进行,而对汉画像阙的分类则主要从其所处的位置和结构上进行分类。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巴蜀汉阙的细节地方用比较分类的研究方法做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探析。

关键词:巴蜀地区 汉阙 分类 比较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0)09(a)-0042-02

1 研究概况

汉阙是我国古代建在宫殿、城楼、陵墓、祠庙、府宅和大型庄园大门前标显地位尊崇、权势和代表宗教神学符号的象征性建筑物。关于汉阙的研究论述很多,有对汉石阙的各种研究讨论,有关于汉代画像石、汉石墓崖墓上出现的汉阙的相关论著和论述;其研究内容涉及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涉及汉代建筑层面的内容,大多是从某些角度去探究的,或从地域上,或从阙建筑结构上,或从文化特性和文化意蕴上,或整体上对汉阙研究作个综述^[1-4]。就目前学界而言,对巴蜀地区的汉阙进行研究的相关论述和论著不多,而运用详细的分类比较方法研究几乎没有。本文着眼于巴蜀一地,从巴蜀内部地区之间、建筑结构、雕刻画像和雕刻技法等角度希望运用比较分类的研究方法对汉阙做一些探析,同时吸收其他论述的研究特长,以期能对巴蜀汉阙的研究作一些简要补充。

2 汉阙的简单分类和比较

2.1 从汉代实体石阙的形制和建筑结构角度来简单分类

汉代诸阙在形制上一般有一出阙,即一对单阙;二出阙,即一对二重阙,为子母双阙;三出阙,即一对一母阙附带两子阙。根据汉代中期的礼制规定,天子三出阙,诸侯和官阶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二出阙,普通百姓则一出阙,但汉代后期二出阙不在局限于诸侯高官,豪强士族也纷纷越制建二出阙。汉代的石阙中除了梓潼李业阙外一般由阙基、阙身、楼部和阙顶四部分构成,有的残缺不全,只有少部分保存下完整的子母双阙,如雅安高颐阙、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

下面就巴蜀汉石阙的基本结构部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1)阙基

从古至今的中国都讲究在建筑物下层修筑夯土台基,自商周时期宫楼底部就开始出现台基,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是为了隔绝地面湿气,因巴蜀之地气候多雨而潮湿,另外也是帝王为显示其权力抬高其宫殿和寝宫建筑物的高度,视觉上给人崇高和威

严感。作为彰显帝王权力的仿木结构建筑的石阙自然也沿用了这种形式,但石阙的台基与其它建筑不同,它是由整块方形石板构成,这层石板也不是用土石混合的,与实际中的木阙台基完全不同。巴蜀地区的石阙阙基一般由一层或两层方形石板构成,按其特点可分为有刻饰和无刻饰。有刻饰的在阙基的一层或两层石板边缘雕刻出古代建筑的构件——斗和蜀柱,川西诸阙一般属于这类,如雅安高颐阙、绵阳杨氏阙、梓潼贾氏阙和无铭阙。无刻饰的则为一层石板,川东诸阙多无刻饰,如渠县诸阙、重庆诸阙,另外还有夹江杨氏阙。

徐文彬先生在其《四川汉代石阙》一文中认为四川石阙在台基部分雕刻斗、柱,表现的是古巴蜀民居“干栏式”建筑的遗存^[5]。古老的巴蜀先民们将建筑的房屋底部用粗大的木柱立桩打入深土中支撑其上的整个房屋,然后距地3米左右放置枅斗和蜀柱支撑楼板,这样就可以提升房屋的整体承重力。阙基上的斗和蜀柱正是“干栏式”建筑木桩上的枅斗和蜀柱。

(2)阙身

巴蜀汉代石阙的阙身都雕刻有立柱,有的在立柱顶端刻栏额(也做阙额),有的刻有地袱,如渠县沈府君阙和赵家坪两无铭阙、夹江杨氏阙;有的有额无地袱,如雅安高颐阙、绵阳杨氏阙、德阳司马孟台阙、梓潼无铭阙、渠县冯焕阙、忠县无铭阙;有的无额有地袱,如重庆盘溪无铭阙、渠县赵家坪两无铭阙;还有的两者均无,如梓潼杨氏阙、贾氏阙、忠县丁房阙。在这些东汉时期雕有立柱的石阙,栏额和地袱并不是出现在每个石阙上,这似乎说明当时的木结构阙本身就不是都设置了栏额或地袱的,那么是否可以大胆推断阙到汉代已脱离前代在立柱上需要用栏额来分散屋身的重力的限制,而是用大而粗的柱子直接承接楼身,也或许是当时的建筑工匠们已经找到其他更加细小的部件来代替较大的栏额和地袱的作用,使得建筑物更加简洁美观。相比较而言,北方的石阙均是仿土木或砖木结构建筑,阙身未刻出高大的柱形象,内部为实心,不可登临。南北差距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异:为何北方均建造成实心而非如巴

蜀诸阙刻有立柱?是不是当时巴蜀之地盛行这样的阙是“干栏式”建筑形成的地域特色?我认为还是有很大因素存在的。

古代建筑的平面上一般以面阔几间和进深几间来形容其内部容积大小,阙也不例外,但石阙建筑只是在阙身上可出刻出表示面阔和进深的柱子,中间并非如实际上的砖木阙建筑是空心内部修有楼梯可登临。巴蜀汉阙可分为面阔两间、进深一间的川西型,主要有雅安高颐阙、绵阳诸阙、梓潼诸阙;面阔一间、进深一间的川东型,主要有渠县诸阙、重庆诸阙。从这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的木结构阙建筑的面阔不超过两间,进深一般都一间,但在实体建筑中已算体积较大了,因为汉代豪宅建筑一般面阔三四间、进深两间,普通民房一般面阔两间、进深最多两间,作为一种观临性或装饰性的建筑,修得如此规模已很难得,那么当时的建筑技术和宏制可见一斑了。

此外,以上的归于川东型的石阙大多在阙身整体结构上呈侧脚式,因为川东地区大部分在丘陵或山地上做建筑,侧脚式的框架构造可以更加稳固上层构件,承重更强,川西诸阙则为直脚式框架。上下收分的侧脚式阙使阙楼和阙顶的重力分散开来,使支撑房屋的立柱能承重更多,这不得不佩服当时的川东先民们的智慧,能根据地形成创造出比直脚式更加承重的侧脚式楼身来。诸阙中呈侧脚式汉阙有:渠县和重庆诸阙,西部的德阳司马孟台阙、西昌无铭阙、夹江杨氏阙。

(3)楼部

四川地区的汉阙一般由枋子层、斗拱层、倾壁层构成,有的也会在三者间加入其他细部构件,如介石、皿板或其他薄石板,这在实体石阙中反映了出来,如芦山樊敏阙正侧面的大斗下就置一皿板,下接华拱端^[6]。

这些石阙在枋子层均雕出纵横相交的枋木,一般为两到三层,其下接枅斗,其上一承接斗拱层。斗拱为一斗二升式,有的是鸳鸯交手拱,有的作卷煞式,有的作直搭式。现根据枋子层、斗拱层、倾壁层三者之间的距离和排列关系将四川诸阙进行以下分类:

作者简介:覃英练:女,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07级1班。

贾宇林:男,绵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工程学院07级1班。

彭容:女,绵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工程学院09级3班。

谭盼:女,绵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工程学院07级3班。

第一类:斗拱层直接承接在枋子层上,而倾壁层又直接放置在斗拱层上衔接着斗拱和阙顶的川西型。这类阙主要有:绵阳杨氏阙、平阳府君阙、德阳司马孟台阙、夹江杨氏阙、梓潼无铭阙、雅安高颐阙、芦山樊敏阙。

第二类:枋子层、垫板、斗拱层、倾壁层,这属于川东型A类,主要有:渠县王家坪、赵家坪无铭阙、重庆盘溪阙。陈明达先生在《汉代的石阙》中认为这是阙上“小楼的墙面”。这种实体仿木结构石阙上的“小楼墙面”有的为倾斜的斗形状,实际的木结构阙肯定不会是倾斜的而是垂直的,如此的造型令人生奇。川东地区这类阙主要有:渠县王家坪无铭阙、赵家坪二无铭阙和重庆盘溪无铭阙。

第三类:斗拱层与枋子层之间有一层垫板,斗拱层的斗直接承接顶檐的撩檐枋木的川东B型。在垫板上这类阙往往雕刻饰物,如花纹、细小画像、浮雕物等。川东地区的斗拱一般是拱,且为曲斗,有的还是鸳鸯交手拱。这类阙主要有渠县沈府君阙、冯焕阙、蒲家湾无铭阙。

第四类:楼部设置一层腰檐,有两层枋子层,第一层置于阙身上,在枋子层上有一斗形倾壁石,这层斗石承接腰檐。其上又一层枋子层,斗拱层在第二层枋子层上。腰檐的脊平直,雕出瓦垅、瓦当和椽子,枋子层与其他三类阙不同,呈叠涩式,非纵横交搭,这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这类阙主要是重庆忠县的丁房阙和无铭阙。

(4) 阙顶

四川诸阙的顶檐一般刻有椽子、檐脊、瓦垅、瓦当。有的还在顶檐中刻出屋梁、枋子、柱头等,有的在顶檐下的介石上刻出象征古代建筑楼部供观祭用的墙孔的圆壁纹,还有一些纹饰如山川纹、菱纹等。这些石阙的顶檐均为重檐庑殿顶,有的是用两层石材分别雕刻两层檐部,有的则是直接用一层石材雕刻两层檐部,忠县的丁房和无铭阙还是重檐重檐式的,很是特别。而北方石阙有重檐也有单檐,如平邑圣皇卿阙和功曹阙则为单檐,有的也和忠县无铭阙一样是重檐重檐式,如山东孙氏阙和嘉祥武氏阙,说明汉代四川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原建筑的影响的,但中原石阙建筑中有悬山顶式顶檐四川地区则没有。

2.2 从石阙的雕刻画像和技法角度分析

四川诸石阙在雕刻画像的风格与巴蜀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密切相关,巴蜀重人文在汉代历史上是众所周知的,蜀人好文雅在史书上也多次提及。现存汉代石阙大部分雕刻的都是接近生活化的拜谒、宴饮、车骑场面,突出地反映当时巴蜀人民重视人文生活的特点,具有生活气息,少部分则雕刻神仙异兽,如铺首是每个石阙都雕刻着的。

就四川石阙的雕刻题材来看,主要为反映墓主生前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类、神灵鬼兽类、古代历史典故类。反映墓主生活类的刻图主要有献礼图、拜谒图、车骑出行图、行猎图、迎送图、宴饮图等,如雅安高颐阙、绵阳杨氏阙、渠县赵家坪双无铭阙和王

家坪无铭阙、夹江杨氏阙等刻有献礼图,其中的人物衣装各异,有平民装、富人装,甚至还有蛮夷少数民族装,这是因为当时巴蜀地区本身就是少数民族分布之地。拜谒图一般刻着一些前来拜谒的人向主人做拜谒拱手作揖状,主人则挺身正立,这主要是向后人说明墓主的社会地位和生前威望,受人尊崇。又如雅安高颐阙、绵阳杨氏阙、德阳司马孟台阙等刻有车骑出行图,其场面宏大,侍从和车骑多而丰富,反映出墓主生前生活比较奢侈而且社会地位很高。渠县沈府君阙上刻有射猎图反映墓主生前喜好射猎,其上还刻有农商交易图,这主观上是想说明墓主生前为官期间重视当地农商,关心民生的德行。神仙鬼灵类一种为守护墓主尸体和灵魂的远古图腾,如伏羲、女娲等,方位神兽,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流传到现在的门庭守护神角神、铺首;一种为祈求渴望墓主灵魂升天成仙的神人神兽,如在南方代表百仙之长的西王母像,其他如三足乌、九尾狐、灵兽、神树、灵芝仙药、玉兔、仙鹿等。以重庆忠县邓家沱无铭阙为例,其上刻有青龙、白虎、朱雀、凤凰、天禄、玉兔、三足乌、鸾鸟、天马、天鹿、木连理、角神和伏羲戏龙、神人托月图,形象逼真生动,如此多的神人异兽刻于一阙之上还属首例。历史典故类四川石阙上主要有钟子期听伯牙抚琴图、董永侍父图、季札献剑图等。

就雕刻技法来看,四川诸阙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法:减地平雕、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线刻。减地平雕主要用在雕刻大幅图案上,如女娲托月图、车马图等;浅浮雕主要用在一些细小的刻像上,如人物、青龙、铺首、启门图、听琴图等;高浮雕主要用在枋子层和斗拱层上,如转角处的角神、力士等;线刻较少,一般是阴线刻。

四川诸石阙的雕刻画像整体布局合理,匀称美观,刻画生动活泼,尤其是人物面部表情都十分突出而清晰,力士和角神的肌肉都刻画得很有力度,十分形象逼真。同时雕刻讲究对称美,又兼顾动感活泼,在细部上讲究异化,这样就富有艺术性和文化感了。

2.3 汉代画像阙的分类

四川汉阙除以上实体石阙外,许多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室内画像亦有其形象可见,因此就画像汉阙进行如下分类:

第一类:与楼阁、砖结构墙面、宅第、拜谒、宴饮相联系一起构成整幅画面的门阙,一般刻在祠堂画像石、石墓、画像砖、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上,表现画像中建筑的规模、祠堂宗主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场面。如成都羊子山10号汉墓中的“门阙”就与“宴饮”场面一起^[7];

第二类:阙的整体部件如阙身、阙顶用高浮雕雕刻出来,形成砖砌结构墓室门阙,其为实体阙但非第一类的画像阙,只是形体较小,阙顶用一块砖石或两块砖石合雕而成,没有刻出细部构件。这类阙一般出现在崖墓墓室和砖石墓室中,如乐山肖山8号崖墓^[8]和乐山白崖山41号崖墓^[9]中的两个单体阙分别雕于墓门拱位置上成为墓门

阙;

第三类:单独只刻阙,成为画像“独立阙”。一般刻在墓室的棺椁侧面或放置墓主头部一端的正面,表示“天门阙”,如简阳鬼头山3号墓右侧面所刻的“天门阙”^[10],还有刻在墓室壁画上的独立阙,如成都曾家包2号画像砖墓和成都羊子山1号墓的甬道壁上所刻的门阙^[11-12]。

这些汉代画像阙大部分代表的是墓主生前生活场面中府宅门阙和带有宗教神化色彩的“神道阙”、“天门阙”,表示墓主灵魂升天的门道,祈求着早日成仙之意。因此,画像阙成为茔域的门和神道入口的标志物。

3 结语

巴蜀汉阙保存较完整、数目也最多,从其产生到发展顶峰,从现存石阙到四川地区的汉代画像阙,都含有中原文化和巴蜀古国文化的双重影响,是巴蜀汉民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以及巴蜀建筑工匠们因地制宜对巴蜀丘陵地形限制下的房屋建筑的探索,因此才有与众不同的侧脚式和收分式阙体建筑的出现,同时实体石阙的建筑构造还与巴蜀地区的“干栏式”民居密切相关,这就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石阙建筑。对石阙而言,巴蜀汉阙自身在川东和川西小区域上都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色;对汉代画像阙而言,巴蜀汉阙又在形体上表现出不同的类别,这就是本文着眼的分类和比较点,这些细微的差异正是巴蜀汉阙与中原汉阙区别之处。

参考文献

- [1] 徐文彬.四川汉代石阙[M].文物出版社,1992.
- [2] 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J].中原文物,1991(3).
- [3] 高文著.中国汉阙[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4] 陈明达.汉代的石阙[J].文物,1961(12).
- [5] 徐文彬.四川汉代石阙[M].文物出版社,1992年11页.
- [6] 徐文彬.四川汉代石阙[M].文物出版社,1992年34页.
- [7] 冯汉骥.四川汉代画像砖墓及画像砖[M].文物,1961(1).
- [8]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59页.
- [9] 唐长寿.汉代墓葬门阙考辨[J].中原文物,1991(3).
- [10] 内江市文管会、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J].文物,1991(3).
- [11]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J].文物,1981(10).
- [12] 于豪亮.记成都羊子山一号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5(9).